



临海行记

□陆耀明

以前多次去浙江，都与临海擦肩而过。这次应友人之邀去浙东，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憾。我对“临海”和“台州”的概念有点混淆不清，所以这次特意做了点功课。原来历史上台州府一直驻临海，即“州县同治”。新中国成立后，台州专区也驻临海，后台州专区数次撤并，但复置后的驻地没变。1994年撤销台州地区设台州市后，驻地才从临海迁至椒江区。

我们去的第一站便是古城临海。

■临海其名

说起“临海”这个地名，还有一个关于“山”和“海”的故事。

从词面理解，“临海”就是面临大海的意思。当我们坐了6个多小时汽车抵达临海后，却看不见大海的一点影子。就餐间隙问导游：“我们到临海了，大海在哪里？”他听后笑着说：“这儿到海边还有五十多公里！”

一个看不见海的城市叫“临海”，想必有其道理。

作为地名，临海最早出现在史书《三国志·孙亮传》。书中提到东吴太平二年，从会稽部分拆出临海郡。据清陈梦雷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吴太平二年，析章安，置临海县，又置临海郡，领章安、始平、临海三县。”可见临海得名应在三国时期，且1800多年来一直没变。

饭后游东湖时，导游对我说：“临海的得名，与境内的一座山有关。”我听后甚觉好奇，便与他聊了起来。一座城市靠海不用海却用山命名，这与古代地名的命名习惯有关。古人习惯用天上星宿和地上山川湖泊来命名地名，如台州因天台山对应天上星宿“台星”而得名。据说临海也因为有座“临海山”而得名。那么临海山在哪里呢？

临海城面朝东海，西靠大盘山，南北两侧括苍、天台两山呈“丁”字形分布。天台、大盘、括苍三座山分别挟持着始丰溪和永安溪。始丰、永安两溪在临海市以西约8公里处汇合流入灵江（古称临海溪），经台州湾注入东海，而东海的潮汐又恰好能涨到三江汇流之处。“临海山”就位于灵江起点北岸。不过，临海山现已改称白马山，周围被辟

为三江湿地公园。

临海，这座位于大海边的历史文化名城虽因山得名，但间接的还是因海而得名，只不过这个弯子绕得有点远了。

■台州府城

游东湖时，下起了阵阵小雨，给溽热的午后带来一丝清凉。出东湖北门时，雨越下越大，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如注，我们只得挤在屋檐下避雨。雨小点后，导游带我们去登台州府城墙。从揽胜门登城，先要攀越一段约45度的斜坡，仰望着198级台阶，体质较弱几位友人知难而退了。其实打着雨伞登城的模样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导游是个很尽职的小伙，一边前后左右招呼大家注意安全，一边还见缝插针向我们介绍台州府城的前世今生。

在古代，临海是浙东的陆上交通枢纽，位置十分重要，故一直是州县府治所在地。台州府城平面呈方形，城墙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脊依山就势逶迤至烟霞阁，再于陡峭的山岩间直抵灵江东岸，然后沿着江岸延伸至城区东南的中山西麓，最后折向北到东湖西岸，全长6287米。其中沿灵江而筑的城墙共2370米，具有御敌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因此在城门外侧还设有防洪闸槽，瓮城和马面都设计成圆弧形和斜形，分散江水的冲击力。中山东麓至揽胜门段的东城墙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

相传，台州府城始建于晋，扩建于唐，定型于宋，完善于明。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郡守辛景在临海筑城，形成了台州府城墙的初始形态。宋庆历五年(1045年)，知州彭思永为提高城墙的抗洪能力重修城墙，修复时在原夯土墙外包以青砖，沿江段城墙还用条石砌筑。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时任太守钱暄为解决城东洼地（现东湖位置）内涝，将城墙移至东湖以西，并疏通了与灵江的水道。明嘉靖年间为了抵御倭寇侵扰，对城墙进行加固。戚继光驻守台州后，对城防体系又进行了改造和完善。

当我们过揽胜门、登上白云楼的时候，雨慢慢停了。白云楼廊下有供游人小憩的长椅，导游提议休息一下。我们

身上的衣服差不多都被雨水和汗水浸透了，特别是没带伞的S君，他戴的眼镜镜片上也布满了晶莹的水珠。“快看，岚气！”顺着年过七旬的L君手指方向看去，只见群山环抱之中，雨后初霁的临海城尽收眼底。俯瞰青山入城、树木苍翠、屋宇连片，远望城墙逶迤、江水环廓、岚气如烟，使人仿佛置身仙境。

从白云楼往下走的时候，城墙依山势蜿蜒，每隔一段建有一个敌台。导游说：“这种跨越城墙两侧的双层空心敌台，是戚继光当年改造城墙时首创，下层屯兵避雨御寒，上层瞭望报信防守。这种设计在我国军事建筑史上是个伟大创举，它对我国北方明长城建设影响很大。”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赞台州府城是北京八达岭等处长城的师范和蓝本。

回望这个国家5A级景区、被誉为“江南八达岭”的台州府城墙时，我为台州府城墙历经的千年沧桑而感叹，也为我国先民的智慧而感慨，更为临海人保护和修缮古城墙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

■紫阳街随想

导游说：“到了临海，紫阳街是个必去的打卡地。”来到紫阳街时天又下起了小雨，并越下越大，我们只得又打伞前行。紫阳街全长1080米，路面由大小相近、凹凸不平的青石板铺成，岁月的痕迹清晰可见。紫阳街最早没有统一的街名，解放后称解放街。1998年，政府为纪念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号紫阳）将其更名为“紫阳街”。现在的紫阳街是这座千年古城的缩影，并于2012年入选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紫阳街每隔百丈建有一座用大块青砖砌筑的坊墙，从南至北依次有永靖坊、清河坊、迎仙坊、奉仙坊和悟真坊。据说当时建这种别具一格的坊墙是为了街区防火，后来也被用作地名标识。沿街的房屋店面保存完好，门窗和柱子上雕刻着精美的飞龙翔凤，屋檐和窗口下还挂有串串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灯笼，处处透着宋代遗风和明清格局。街两侧的名胜古迹也是数不胜数，台州府

文庙、紫阳宫遗址、五凤坊、千佛井、龙兴寺等，令人诧异的是在紫阳街还有一个朱自清纪念馆。我对朱自清的了解源于他的散文《背影》，印象中他是江苏人，临海怎么会有他的纪念馆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进馆参观。原来1922年春，应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现台州初级中学）校长郑鹤春聘请，时年24岁的朱自清到临海任教，当地温馨淳朴的人文环境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在短短一年的任教期间，他创作了散文名篇《匆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今年是朱自清到临海任教100周年，4月11日又是散文《匆匆》在报上的首发日。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民主人士，中国作家协会和临海市有关单位在临海设立了“朱自清文学奖”，并开展了纪念朱自清先生走进临海100周年系列活动。

为一个在当地工作生活仅一年的外乡人建纪念馆、设文学奖，我敬佩临海人的胸怀和远见！正如他们精心保护台州府城墙和紫阳街一样，为全方位展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提升其在国内外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下足了苦功。正因如此，临海连续两年入选中国文化竞争力十强市。

临海人的胸怀和远见还表现在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上。

那天，导游在高速出口接我们，上车后就自豪地介绍起了临海的两大民营企业。1976年，伟星管业在3间破庙里靠7个工人、9台旧机器起家，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已发展成为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建有4家现代化生产基地，是PP-R管道在国内的技术先驱和龙头企业。

说到吉利汽车，导游脸上也是满满的自豪。1986年李书福从生产冰箱配件走上了创业之路，1997年进入汽车产业，经过30多年打拼，现已发展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旗下吉利汽车集团在海内外都建有生产基地，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100%的股权和相关资产，演绎了汽车界的传奇。

近山染山性，临海沾海情。我感觉到临海人的精气神，不也像山一般坚定，似海一样包容么？



中秋游园感怀

□张耀彬

八月十五秋意爽，小游园里鲜花放。
风动荷花起涟漪，林间吊床轻悠荡。
滑梯挖沙孩童闹，耄耋闲聊声还朗。
琴瑟悠扬踮起舞，共享佳节好时光。

娄江秋色

□胡俊

野菊灿烂江边开，粉蝶翩翩寻芳来。
桂香缕缕绕绿竹，稻浪层层铺金彩。
蜜橘叶间含羞藏，石榴枝头笑开颜。
更喜娄江枫叶红，恰似春花又盛开。

一分钱

□李镭

儿子小时候唱的一首儿歌，词为“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儿歌的主旨是教育小孩捡到东西不能占为己有，再小再少也要上交。人民币的单位有分、角、元，从理论上讲现在还有“分”的存在，但是市面上“分”已经不流通了，不过不少家庭的储币罐里还有“分”的钢镚，我家甚至还有不少“分”的纸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罕见之物，地摊上的古玩老板还要收购它呢。

记得上小学时，从我家到学校正好要经过小镇的整条繁华街道，特别是要经过两家卖糕点、糖果等的茶食店，店里的食品香气扑鼻，很是诱人。因而在吃过中饭上学时，隔三差五地会站在父母亲面前不动，嘴里叽叽咕咕，手伸出来。大人们也心领神会，有时会给一分钱，最多两分钱。这一两分钱能买什么呢？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是经典又常吃不断的零食。还有一种叫“梅饼”的小吃，一分钱可买两小片。

那时的茶食店都是前店后坊模式，老板们购入米、面、山楂、麦芽糖、松子、干果等原料，在制作成各种食材时有细屑产生，他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可吃碎物用模子压成银元大小的薄片，再在上面撒些甘草，味道是五味俱全，取名叫“梅饼”，好吃得很哩！另外还有用萝卜做成的萝卜干小吃，分甜咸两种，每小包有三厘米左右的七八根小条，一分钱一包，这也是小孩们的所爱，因为家里面做不出这种专业的味道。若能把钱攒到3分，便可以派大用场了，因为学校门口有许多可以玩游戏的小摊。

一是时钟式转盘台。摊主在小菜桌大小的台面中间放置一可转动并带有针头的竹制小杆，四周似时钟的整点处放上各种小吃，小学生们出了3分钱便可用手转动小杆，若停转的针尖正好指向整点处，则可拿走该处食品，若停在空档处则一无所得。

二是抽击玻璃小球入洞泉。摊主在玻璃台面下设计了一个弹簧控制的拉杆，买主抽击一粒玻璃小球，便可将其弹入桌面下层。由于台面是倾斜的，小球往下可滚入有木针挡着的很多不同位置的小洞，若运气不好，便滑入最低的大沟槽。在小洞的玻璃台面对应位置上放着价格从低到高的小物件，大部分小孩抽击的小球进不了小洞，也就输掉了3分钱。若运气好，用力得当，球进入最后的小洞能得到3角左右的東西，然而能进入小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小摊贩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小学生的零用钱，用尽了心机，实属不易，这也算学校门口的一个小娱乐场吧！

1956年9月，我到县城里读初中，最眼馋的可口食品是夏秋季的光明牌棒冰。当时县里没有制冰棍等冷饮的工厂，贩子们是从上海骑自行车将棒冰运来做生意的。他们在自行车后座上装一个大木箱，里面用旧棉花被包裹着成包的棒冰，上海买3~4分一根，到太仓卖7分钱一根，毕竟他们要骑上将近50公里的路程。这东西也只有县城里有，其他乡镇根本见不到。大人们叮嘱我们，这东西太贵了，千万不能随便买，这7分钱能吃上一顿很不错的早餐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分钱、几分钱就是那样值钱，因为那时老百姓的工资水平很低，县城里的一般工作人员每月也就二三十元的工资。农村中一个青年正劳力，一天获得的工分值也就一角钱上下。

一分钱的美味还存储在味蕾的记忆中，但再也吃不到那样的梅饼、那样的棒冰。

老人也馋啊！

裹进馄饨都是情

□陆禾仁

太仓人对馄饨情有独钟，许多节日都要吃馄饨。正月十五元宵节，其他地方吃元宵、汤圆，我们这里吃馄饨；八月十五中秋节，其他地方吃月饼，我们这里吃馄饨；“冬至馄饨夏至面”，到了冬至我们这里当然更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要吃馄饨了。除了过节吃馄饨，家里遇上点事也要吃馄饨。婚丧嫁娶、新居落成、孩子周岁、老人庆寿……反正家里办过酒宴后的第二天，都要再来一顿馄饨招待四邻，除了感谢大家的帮忙外，也有一层“兜财”的意思。因为在太仓，馄饨别名“兜财”，吃顿馄饨就是要把财兜住，不因办事而失财。

现在超市里的速冻馄饨口味很多，吃现成的当然方便，但很多人家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太仓人把包馄饨叫作“裹馄饨”，把馄饨馅叫作“馄饨芯”，“裹”和“芯”字都颇为传神。“裹”是动作，形象地道出了一折再折的制作过程，“芯”是位置，明确了核心地位和内容，特别是“芯”与“情”在方言中近音，裹进馄饨里的就是情。

裹馄饨时全家动手分工合作，剁芯时把砧板剁得四邻八舍都知道他家要吃馄饨了。裹馄饨时大家围坐在圆圈的竹匾四周，边裹边聊天，一锅热水开了，头一碗因为水最清，要端给最年长的吃。这种温馨氛围，哪是买来的速冻成品所能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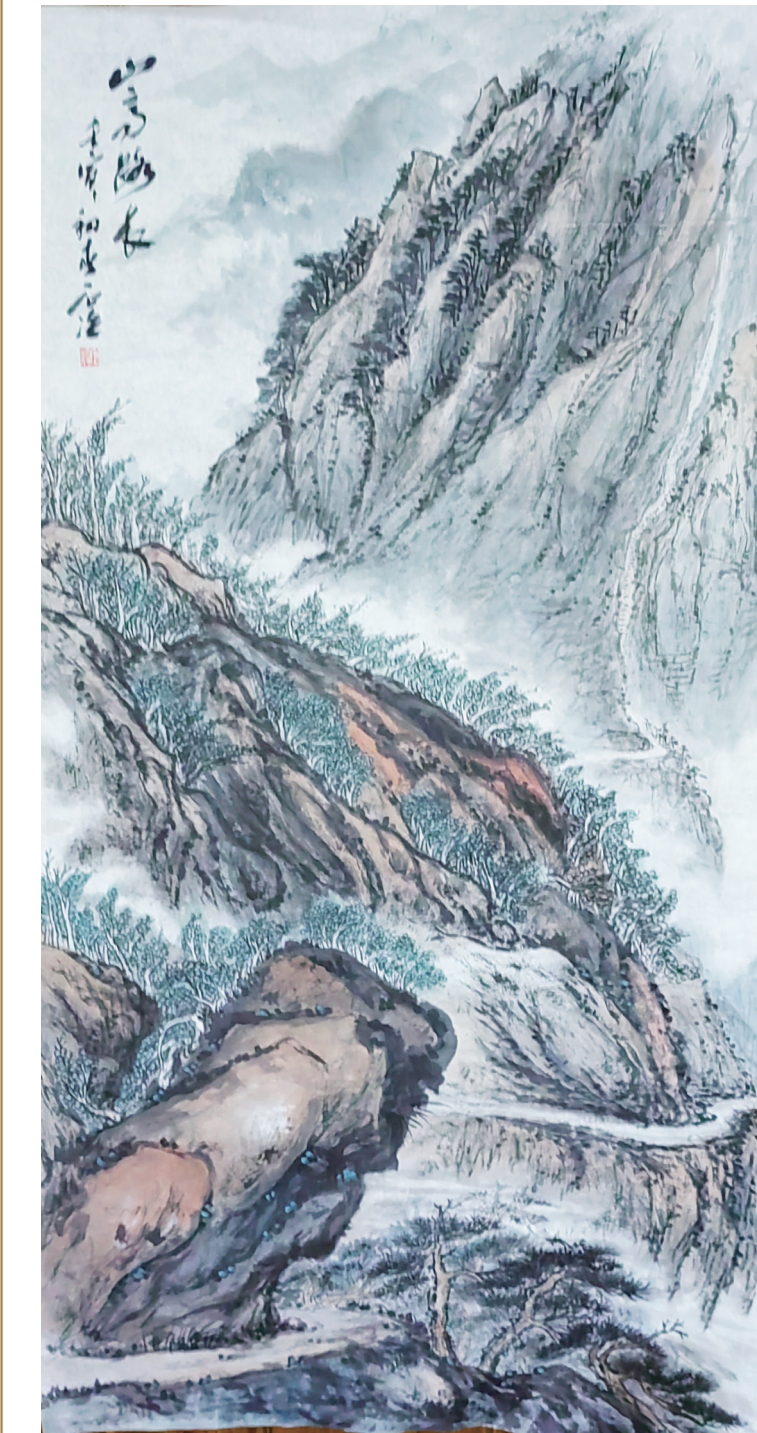
天南地北都有馄饨，四川叫抄手，福建叫扁食，广东叫云吞。每种叫法背后都有一些传说故事。据说馄饨的叫法与冬至和道教有关，因为冬至是元始天尊生日，由于元始天尊代表着混沌未开、道气未显，所以这天给天尊祝寿就要吃些象征混沌的东西。江南还有一说，当年吴王夫差骄奢淫逸，对山珍海味提不起食欲，西施下厨，先擀面皮，再折

叠包裹进肉馅，吴王一尝食欲大开，惊问此为何物，西施随口说是“馄饨”，其实这位越国美人是在暗讽吴王昏庸混沌。还有一个传说比较接地气，一位北方没落财主家女儿，嫁给江南贫寒人家，这女子恪守妇道，想要给公公婆婆做顿北方饺子，谁知她并不善此，饺子下锅后，皮子都开了口，公婆问这是啥，女子看着浑浊的汤色说是“混沌”，公婆此后逢人便夸儿媳做的馄饨如何好吃，一传十十传百，各家各户便学着做馄饨了。

过去馄饨不算稀罕物，但也不是常吃的，所以在填饱肚子之外又多出了许多功能。邻里两家要是有了点小龃龉，一方主动给对方送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就有表示和解的意思。家境不好的人家孩子要订亲，男方家里办不起订亲酒，媒人就会出主意：“吃顿馄饨万事大吉。”于是选个日子，把女方全家加上娘舅姑夫几位长辈，请到男方家中吃馄饨，一门亲事就这样定了。老式婚礼入洞房后还有仪式，新人要坐在床沿上侧身相对，膝上摆着竹匾，匾里放着皮子和芯，两人共同裹满一碗馄饨。这时的馄饨叫“兜财元宝”，财气必须往里兜，所以裹法必须将皮子朝自身折叠。

造房起屋上正梁时，很多地方要祭三牲，抛红枣、花生、米、麦、万年青等，都是祈祷吉祥、讨得好彩头的，而我们这里又是馄饨唱主角，一篮子“元宝”裹进了千万祝愿，有形象有口彩。梁上好后，由作头师傅拎着装有馄饨的竹篮登着梯子往梁上挂，每往上踏一格嘴里就要唱一句：“三元及第、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天长地久……”

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温暖了我们的胃，更熨帖了我们的心。



□邓进画